

## “名将之花”凋谢 ——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

1939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省通过东京广播电台，正式公布侵华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于11月7日在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

无线电波划破万里长空，传遍日本列岛，也传到中华大地，传到了重庆和延安。这一消息，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大将在张家口召开的追悼阿部规秀大会上，他在花圈挽联上写着：“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用大量篇幅刊登了日本各界及其家人悼念的消息、照片和纪念文章，对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极尽吹捧之能事。日本夸耀阿部规秀是什么“护国之花”、“武将之模范”、“名将”、“山地战专家”、“崇高的典范”、“部下们充满温情的慈父”等等，并声称：“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领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

当阿部规秀的骨灰运抵东京时，日本天皇下令降半旗致哀，以年迈的柴大将为首、松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

代理陆将大臣中村中将等军政首脑至车站持悼旗致哀。“日本爱国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等团体和阿部规秀的亲属前往迎接，真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规秀死后获得了生前没有得到的殊荣！

阿部规秀到底是何许人呢？

阿部规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青年时期曾在日本关东军服役。1937年8月，升任关东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驻屯在中国黑龙江省孙吴地区。同年12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9年6月1日，调任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2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日本报纸向国民公布了阿部规秀临出发前写的一封家书，其中，他对儿子说：“……现在是10月26日4时，……爸爸从今天起去南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残酷的战斗。8点30分乘汽车向涞源出发！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此地已经下了两场雪，然而比起北满来，还是暖和的，所以还好过。……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阿部规秀的轻狂自负。

## 杨成武“请君入瓮”

1939年10月30日。河北省阜平县青山村。一座天主教堂里，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深秋季节，窗外虽有几分萧萧之气，但教堂内的会场上气氛热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两个会并作一个会。北方局会议结束之后，晋察

冀军区还要召开隆重的建区两周年纪念大会。

作为东道主，聂荣臻司令员请来了北方局书记彭真、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等人，另外，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各分区司令员、政委以及各个地委书记，都从根据地的各处赶到阜平，使这个小小的山村变得十分引人注目。

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从紧张的前线来阜平开会，原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形势，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并借机与兄弟部队领导交流一下战斗经验，很好地轻松几天。谁知，10月30日会议刚开了一天，当晚他就收到分区作战参谋给他送来的一份紧急敌情报告：驻涞源的日军将分三路向八路军一分区根据地进行“扫荡”。

日军要“扫荡”的行动，几天前，晋察冀军区已经有所了解。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第二十六、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正准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一部由北线发起了几次试探性进攻，都被一分区部队击退。

根据分区送来的敌情报告，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已派辻村宪吉大佐率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1000多人已进驻涞源城。据侦悉，日军将分三路向杨成武的一分区“扫荡”。三路日军中，西路经北石佛驰往灰堡；西南路出涞源经插箭岭奔走马驿；东路由辻村宪吉大佐亲率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600多名日军，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扫荡”的迹象。

阿部规秀10月26日赶到了涞源，对日军的行动亲自作了周密部署。

涞源，这个判断日军行动的晴雨表，在敌我双方心目中

都占据重要地位。如八路军控制住涞源，就能出涞源经察南挥兵北上，直逼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心脏——张家口。日军把张家口到涞源一线的据点视为插入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把尖刀，企图以这把尖刀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日军每次发动“扫荡”，涞源必定成为日伪军重要的兵力集结、出发地。涞源是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党的工作有着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经过1937年日军13路的残酷“扫荡”和19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后，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1938年秋县城被日军占据，但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被八路军控制，在城里还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因此，日军一有动静，八路军便能立即掌握。这些有利的群众条件，形成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无形长城”，使八路军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军情似火，杨成武深夜推开了聂荣臻司令员的房门。

作战室里，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一边听杨成武汇报，一边注视着桌上的军用地图。听完后，问道：“情报可靠吗？”

“涞源情报站的站长是一分区的参谋崔喜峰，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涞源维持会和日军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的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杨成武肯定地答道。

聂荣臻点点头，半晌无语，只是静静地看着面前摊开的地图，不断地思索着。

见聂司令半天没开口，杨成武忍不住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如果我们组织得好，是可以吃掉敌人一股的！”

“敌人有三路，你打哪一路？”聂荣臻眼里露出探询的目光。

“打东路！”杨成武胸有成竹地说道。

接着，他把打东路敌人的理由详细作了说明。从地形看，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道，一过内长城，都是光秃陡立的山。从白石山到雁宿崖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仅 40 来米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再把白石山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歼；从敌人三路兵力来看，东路与另外两路敌人有大山阻隔，日军难以支援；再从我军驻地来看，分区部队大部都在银坊附近，如果打其他两路，部队运动起来困难大些，而打东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他的结论是：打东路，便于机动、便于设伏、便于合围，可造成全歼敌人的态势！

聂荣臻考虑了一阵后，语气坚决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你去请彭真、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我们再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杨成武当即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和作战设想。谁知还有比杨成武更心急的，还没听完，贺龙便高声道：“送上门来的，打嘛！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贺龙如此性急，惹得众人止不住大笑起来，贺龙见状一愣，随即自己也笑开了。几个月前，在军区南线反“扫荡”作战中，贺龙在陈庄战斗中一举歼灭日伪军 1000 多人，取得八路军在平原作战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现在一听说有仗好打，贺龙便高兴地嚷开了。他表示，如果兵力不够，一二〇师作后盾，要多少，可以随时调多少！

彭真等人都认为计划可行，聂荣致当即拍板：打！

聂荣臻对杨成武说：“‘组工会’你可以不参加了。你连夜赶回一分区，亲自组织指挥这一战斗。记住，一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杨成武和两名警卫员立即骑马离开阜平。途中，他们绕道银坊、雁宿崖、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再次详细察看各处的地形地貌。这一带是杨成武战斗生活过两年多的地方，每一座村村寨寨，每一条山山水水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头，可一想到马上又要在这里打仗了，便情不自禁地催马而来，重踏这著名的古战场，仔细盘算兵力运用与设伏地点。这一带是中国历代抗御北方民族入侵的重要战场，东连紫荆关、西接平型关、雁门关，南面，雄伟的内长城横跨过白石山，纪念民族英雄杨六郎的六郎峰、六郎庙就屹立在白石山脉内长城边的插箭岭上。

途经银坊时，杨成武与驻在银坊的第三团团团长纪庭榭、政委袁升平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并指示各团按方案行动，提前做好战斗准备。

11月2日，第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管头村。杨成武召开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战斗部署。根据密报，敌军300余人已到白石口，并封锁消息，秘密潜行。杨成武判断，敌人必向银坊进攻。他当即做出如下部署：

以军区配属的第三分区第二团全部，在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下，由川里镇进到银坊以西吉河村、南道神地区，并向插箭岭方向派出侦察警戒，主力则由西向东攻击。同时，为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另调一分区第三团二营归第二团指挥，隐蔽于雁宿崖西北，截断敌人归路。

以纪亭榭、袁升平指挥的第三团主力集结于银坊东北西

流水以西地区，以一部位于银坊以北担任正面堵击，主力则由东向西攻击，由东北向西南协同第二团包围歼灭敌人。

军区一团在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的率领下，全部由杜岗、苑岗出发，于3日拂晓前集结于司各庄及以北地区，由东北向西南协同第二、三团包围歼灭敌人。

第二十五团主力尾随第二团前进，作为第二梯队；

军分区第三支队在曾雍雅、梁正中率领下，位于三岔口、张家坟一线，担负诱敌深入的任务。

这个部署，就是以主力埋伏于敌人进攻路线的两侧，待敌进到预定伏击地域一举歼灭。八路军主要方向参战兵力，计3个整团又两个营和1个游击支队，共6000余人，同敌人可能来的一路兵力相比较，兵力对比高达10比1，占有绝对优势。曾经在红军长征中率兵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的勇将，杨成武的这个兵力部署，早已把强劲的对手置于死亡之网中。

杨成武立即拨通与聂荣臻的电话，通报了敌情和作战部署。聂荣臻听后十分高兴，指示说：“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时间紧迫，杨成武布置完毕，立即命令各部队出发。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只能一面行军，一面进行战斗动员，迅速赶赴指定位置，按预定部署展开。位于战场附近各村和群众和民兵，也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参战。

11月3日，华北平原迎来又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清晨，晴空万里，千山苍莽，旭日抹红山尖，清凉的穿谷风阵阵扑来。杨成武站在山上，心情舒畅，犹如眼前的景色一般美好。

上午7时，雁宿崖战斗打响。骄狂的日军竟连搜索队都不派，大摇大摆地踏向白石山山口。

军区第三支队首先与敌接火。辻村宪吉大佐见八路军阻

击，从枪声中判断，他们遇到了“土八路”的袭击，立即下令部队猛冲，企图活捉“土八路”。果然，在日军的猛攻下，八路军阻击部队好似抵挡不住，“仓皇”后撤。敌军便“乘胜”追击，一步步钻进了八路军预设的雁宿崖的“口袋阵”。

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八路军各部如猛虎下山，立即给敌人以痛击。初期战斗进展顺利。战至午后，三分区二团已攻占了 615 高地。没多久，上庄敌人全部被歼。至此，雁宿崖外围之敌基本被八路军肃清。

但是，对残敌的最后歼灭战并不轻松。日军拚死抵抗，拒不投降，被围困在小高地上的日军抵抗犹为疯狂。辻村宪吉大佐的指挥所就设在小高地上，他督促士兵四面抵抗，山炮不断地发射，硝烟浓雾笼罩了整个山顶。

很显然，日军是采取固守待援的办法，等待另外两路部队驰援，或者是准备坚持到天黑，到时再突围而出。这时，他并不知道，另外两路日军在八路军的牵制、堵击下，也都是寸步难行。

下午 4 点多，杨成武一声令下，各团向残敌发起总攻。部队运动到小高地下面，开始仰攻。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高地的主攻，营长赖兴中在最前沿指挥。冲锋号一响，一营集中了 10 挺机枪朝小高地顶端猛扫。三连指导员甩掉棉袄，高举驳壳枪，领着全连直扑山顶。山顶这时是日军的命根子，见八路军突上山顶，辻村宪吉不顾惨重伤亡，咬着牙纠集最后一点儿残兵倾巢扑来。山头上激烈的枪战过后，很快变成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格斗中，三连指导员身上数处负伤，一只眼睛被鲜血糊住了，他仍然挥舞着驳壳枪，不停地射击着。当时，只有一面陡坡能通向高地顶端，狡猾的日军用机枪封锁了这个陡坡，

阻止住八路军后续部队的跟进，已经攻上去的战士们因寡不敌众又被敌人压了下来。

几小时前，杨成武打电话向聂荣臻报告说：“现在敌人仅据守两个阵地顽抗，我军胜利在望了！”聂荣臻指示：“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谁知，日军据守的小高地，八路军连续两次冲锋仍没有拿下来，杨成武不由得急了：“通知各团，继续攻击，今天必须解决战斗！”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一团绰号“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全部投入战斗。冲锋号四面八方吹响后，曹葆全领着全排冲在最前面，大部队如狂潮一般拥了上去。

在雁宿崖村西北的山头上，二营五、六连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白刃格斗。弹药打光了，战士们搬起石头砸向敌人。日军也相当顽强，弹药打光后也搬起石头反抗。这样，白刃战变成了石头战。最后顽抗之敌终于被打垮。

辻村宪吉大佐的指挥所，原设在村北的小山包上，随着八路军的进逼，山头再也呆不住了，被迫撤到村西的一个院子里。一团二、三营的部队紧紧把这个院子围住，机枪、步枪不断地向院子里猛扫，手榴弹纷纷投进去，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房子也被打着了火。日军的机枪哑了，屋里的敌人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很快被八路军歼灭。

经过激烈的拼杀，600多日军被八路军歼灭500多，生俘13名，只有零散日军钻进山上的树林草丛中而幸免一死。此战共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与此同时，向走马驿进攻的另一路日军，被八路军第三支队和一二〇师七一五团三营阻击了一天，逃回插箭岭据点。

雁宿崖的枪声终于消失了。一团二营指挥所，一个身着

日军将校呢大衣、十字披红地挎着一把指挥刀、一把王八盒子的人，笑咪咪地大步走进营部。营长宋玉琳和教导员郑三生一见，这不是七连连长钟茂华吗？！怎么这副打扮。众人笑着看大衣上金晃晃的军衔，知道这是个大官，但不清楚多大，翻开衣襟，却见里面用金丝线绣着“辻村”二字。

钟茂华说：“我们迂回到敌人炮兵阵地侧后时，打倒了一个鬼子官儿，缴获了这套‘行头’。”

事后二营再去那里打扫战场时，却没能找到辻村宪吉大佐的尸体。按当时规定，击毙日军指挥官必须见尸。二营击毙了辻村大佐，“行头”抢到手，尸体却没能抢回，按规定不能给他们记功。但从这套“行头”，以及以后辻村再没有露面，可以确定这位大佐已被击毙。

击毙了日军大佐指挥官，抗战中算是有大功的。煮熟的鸭子飞了，杨成武听说后不免有点遗憾。

杨成武将战斗结果报告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对战斗的胜利首先表示祝贺，然后又严肃地说：“日军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通过这两年来所打的交道，我们算是摸准了它的这个脾气。因此，你们务必提高警惕，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杨成武表示：“司令员放心，小日本这个脾气是不会改的，我们这次打痛了它，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与阿部规秀当面干一场呢！”

杨成武放下电话，指示了各项善后事项，然后准备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这一仗，从发现敌情到完成歼敌，虽说只有三四天时间，但高度紧张的准备工作，使他几乎没合眼。眼下，他实在感到太困了。

## 阿 部 规 秀 重 伤 毙 命

11月4日一大早，军分区卫生部长匆匆忙忙向杨成武报告：“司令员，白求恩大夫来啦！带着医疗队来的！”

杨成武又惊又喜，匆忙奔出门，念叨着：“白大夫来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白求恩大夫从加拿大自愿到中国，在延安时，他坚决要求到华北前线，为八路军伤病员医治，在晋察冀根据地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八路军医疗条件十分困难，仅有的一些药品大多是从战斗中缴获来的，伤员几乎都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手术。一分区医院大手术不能做，重伤员只好送往军区医院，由于路途远，不少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失去生命。现在白求恩率医疗队来到前线，杨成武感到他的重伤员们有救了，兴奋不已，但他也担心，白求恩来到前方医院工作，万一发生不测，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白求恩跳下马，阔步走来，杨成武急忙迎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您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聂司令员派我来的，说你这里要打大仗，是不是？”白求恩说道。

“已经打了一个，可能还要再打！”

“那么，我来对了。”白求恩欣喜地说着。

“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吧？”杨成武猜中了白求恩的心事。

“战士们在前方倒下，我们应当到前方救治他们，要是我们在后方医院等伤员，有些伤员是会死在路上的。所以我要求来，‘鲁智深’批准了。”白求恩耸耸肩。

一提到“鲁智深”，杨成武几乎想笑。原来，白求恩一到五台山同聂荣臻会面时就说到，他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对

他说过，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书中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没想到，白求恩今天又把聂荣臻比做鲁智深。

白求恩身披黄色粗布军衣，腰间扎一条宽皮带，下身却没有穿棉裤，只在单裤外面紧紧地扎着绑腿。脚上是当地山里人常穿的那种笨重的布鞋。看他的装束，谁会相信他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

白求恩开门见山，说是要医疗器械的，包括夹板、绷带、担架、拐杖等；说了一大串。杨成武立即吩咐卫生部长组织人力，按白求恩的要求和时间迅速办齐。

白求恩大夫来到前线，无形中使军心振奋。

刚送走白大夫，杨成武便接到情报部门送来的敌情报告。

果然不出所料，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自率日军1500余人，沿着辻村大佐的旧路，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挽回“皇军的体面”。这次来敌包括中熊直正中佐率领的第二大队、绿川纯治大佐率领的第三大队、堤赳中佐率领的第四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领的第五大队，并附伪军一部。

杨成武在管头村指挥部用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敌情，建议再打一仗。

聂荣臻笑了笑，问：“部队情况怎么样？”

“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山岭，地形仍然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保证能伏击成功！”

聂荣臻指示说：“你们先以小部分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他们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你们隐蔽起来，让

敌人寻找你们决战。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进到黄土岭后，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停了一下，聂司令员接着说：“为保证这次围攻战的胜利，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兵力，让二十团团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二十五团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炮兵营营长杨九秤带队开上去。”你们先做好准备，我和彭真、贺师长他们再商量一下。”

很快，聂荣臻来了电话，高声道：“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赞成我们的意见。成武同志，你争取打个更大的胜仗吧！贺师长怕你兵力不足，决定让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特务团和一分区三团可以放在一起，作为这次围攻战的预备队。另外，我们已部署二十六团团团长詹道奎，三十四团团团长马辉等率部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你们可以集中精力打好这场围攻战。”

杨成武没想到方案这么快就定下来了，而且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的援军，兴奋不已。如今，参战部队除了一分区的一、二、三、二十五团、分区炮兵部队外，还有三分区二团和一二〇师特务团，以及游击第三支队，一共6个多团，可谓兵强马壮，取胜把握十足。但当时杨成武并不知道，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竟是他一直想与之直接交手的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

阿部规秀是接替岗宽治少将，来统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该旅团堪称日军中的精锐。而阿部规秀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擅长运用“新战术”，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出任师团长之职了。以中将出任旅团长，说明日军对这支部队的高度重视。阿部规秀上个月才晋升中将，并担任了从北线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总指挥。阿部派出的一个大队被八路军歼灭，使他

在刚刚晋衔之后如同被八路军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丢尽了颜面。他度过了一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第二天就亲率精锐之师出马“扫荡”了。他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顾一切地急着从八路军身上扳回本来。

当天夜里，日军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大战过后的雁宿崖，月光如银似水，显得出奇的寂静。望着河套两侧的高山，阿部规秀暗骂辻村宪吉真是“蠢才”，这种危险地带，竟不知防备，至遭埋伏。他找不到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踪影，便命令部队分组在河滩旁、山岗上、沟壑里，寻找日军伤员和尸体。找了老半天，没见着一个活人，也没见着一个尸体，好不容易才在沿峡谷两侧的山角边，找到了 10 余处埋葬日军官兵尸体的新坟。

阿部规秀命令部队按照日军的习惯做法，把八路军埋葬的日军尸体一具具挖出来，堆到一起，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火焚化。几里以外都能看见熊熊大火，整个峡谷笼罩在恐怖与恶臭之中。

11 月 5 日，日军继续搜索前进。阿部规秀判断八路军“主力已向司各庄方向退走”，决定“迅速追击八路军主力，并将其捕获”，因而从龙虎村向白石口进犯。

一分区陈正湘指挥的一团一营两个连和二十五团一部在白石口与日军接火，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撤，紧紧缠住敌人，若即若离，使日军欲战不能，追击不及，气得阿部规秀暴跳如雷。

当晚，日军进入银坊、司各庄等地，仍未发现八路军主力，便气急败坏地点燃老百姓的房屋。一时之间，冲天大火照亮了夜空。

日军两次扑空后，正在阿部规秀急不可耐时，突然得到

情报，说黄土岭附近有八路军活动，便于 6 日清晨倾师奔向黄土岭。日军途中遭到八路军诱敌小分队的不断袭击，于黄昏之前进入黄土岭村落。阿部规秀发现八路军并不与之正面交战，仅保持着接触，时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八路军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

但是，作为“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从八路军行动中判明，八路军正在实施诱敌之计，他得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主力的情报，显然是要从他的背后进行攻击。从作战地图上，黄土岭以东地形更为复杂，利于设伏，部队再往前走，凶多吉少。所以，阿部规秀预感到寻歼八路军一分区主力的意图难以实现，为避免自己被歼，决定不再前进。

这个时候，如果阿部规秀立即率部从原路返回，八路军的围攻部队大都还没有进入阵地，他要脱逃是很方便的，但是阿部规秀是为报复而来，如果与八路军不交手就走，觉得面子上太过意不去。因此，他想出了一个既可以保全颜面，又可以防止被围歼的办法。准备次日天明后，部队东进一段后，经上庄子、寨头、煤斗店、浮图峪绕个圈子返回涞源县城。

杨成武原计划是想将敌人引到黄土岭以东更有利的地形去设伏，没想到敌人占领黄土岭村落后，太阳还老高，就不再前进了。为抓住敌人并歼灭之，杨成武退而求其次，立即决定各部队向黄土岭附近移动。就在阿部规秀面对孤灯彻夜难眠之时，夜幕下，八路军各部悄悄展开了。

一团、二十五团在寨头、煤斗谷集结，卡住了东进道路；

三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以南高地；

三分区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

第三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

一二〇师特务团急速赶到三团所在位置，从东南加入战

斗，担负围攻和阻击逃敌的任务。

阿部规秀做梦也没想到，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杨成武又给他准备好了一个他非钻不可的“大口袋”。

11月7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群峰被白雾覆盖着。拂晓，日军继续东进。阿部规秀小心翼翼地前进，先头部队边侦察边前移，先行占领两侧小高地，掩护主力缓慢通过。尔后，再由先头部队前出侦察，占领制高点进行掩护，这样反复交替前进。虽然高度警惕，行进速度极慢，但始终没有发现伏兵。这天的天气着实帮了八路军大忙。

中午12点，日军先头部队进至寨头附近，主力逶迤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点左右，阿部规秀的全部人马才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

下午3时，随着一声令下，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分区一团和二十五团迎头杀出，三团和三分区二团、一二〇师特务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迅速把日军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两公里长、百余米宽的山谷里，数千支步枪、100余挺轻重机枪一齐向日军猛烈射击，军分区炮兵营也对准山谷发出发发炮弹。顿时，枪声、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喊杀声四起，整个山谷弥漫在战火与硝烟之中。

遭到意外打击的阿部规秀，急忙收拢兵力，组织突围。他依仗其兵强马壮和优良的火器，向八路军寨头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八路军三团紧紧扼守住西、南阵地。阿部规秀见欲归无路，只能下令就地抵抗。上庄子至黄土岭的几里长的山沟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793高地上，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一团团团长陈正湘正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山梁。一团捞到了打主攻的任务，陈正湘

兴奋不已。他希望打大仗，更希望打主攻，他有这个资格。一团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号称“红军第一团”，抗战初期改编成了一一五师独立团的主力营。眼下，该团是晋察冀军区 6 个主力团之一。全团红军骨干多，5 个连是红军连队，其他各连，班排以上干部也多为老红军。全团近 2000 人，相对其他兄弟部队来说装备精良，在军区以能攻善守著称。

陈正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上，有 3 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 793 高地及上庄子方向观察，不时地还指指划划，他再向南观察，发现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 100 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日军官兵进进出出。陈团长立即判断：这独立小院肯定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

陈正湘的判断是对的。阿部规秀在突然袭击面前，死伤惨重，部队几乎乱作一团。官兵们纷纷寻找遮蔽物，躲避八路军的射击。阿部也一时手忙脚乱，既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更没有开设指挥所的合适地点。这时，他突然发现大队长堤赳大佐的指挥位置在一个小山坳旁，较为隐蔽，就向那里转移过去。当他到达小山坳时，又发现半山坡上有一处独立院落，马上想到，这是他设立指挥所最适合的地点。于是指着那所院落，对堤赳说：“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那里！”

“太暴露了，太暴露了！”堤赳大佐不安地提醒说。

“那里有老百姓，八路军是不打老百姓的，最安全，最安全！”说着，阿部规秀当先向山坡上爬去。

这是一座四面有房的院子，住着陈老汉家 18 口人。阿部走进小院，用生硬的汉语大声嚷道：“皇军，百姓的不杀！统统地集中。”